





第一二〇二册

四庫全書

平  
四庫全書

# 本冊目次

文  
年四朝忠史本集  
國譜傳(二)

宋  
歐陽修撰  
周必大編

御製讀歐陽修縱囚論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二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若何忠孝而已矣唐太宗要父以叛君殺兄以逼父忠孝之道泯矣自知無以取譽於後世故即位之後於凡好名之事無所不為人之言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雖矯枉之論然在人臣或猶可而在人君則斷斷不可蓋名者實之末而君者臣之率天下之情偽萬變而總不出於為名為上者竭誠以感下猶懼弗當而顧先率以從

欽定四庫全書

附錄文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達思

檢討臣何恩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玗

其末幾何其不喪其實而失為君子之道哉太宗好名之事不一而足向於樂善堂集曾論及之而莫過於縱囚之特甚歐陽修作縱囚論而評之曰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是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哉太宗設詐沽譽此數語足以抉其隱微矣既又斷之曰縱而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修

之此語蓋以聞太宗之為詐耳而未免失之以辭害義

蓋縱而來歸殺之無赦則再縱者豈肯復來乎是略託

於存信義者被殺而怙終不悛者反得生有是理乎雖

然三百人衆矣豈皆能為君子之所難而無一二求侍

免者太宗多術人也意彼時必有以密示司理期三百人以必來而必允苟其不來必大索天下而誅之且及其父母妻子夫三百人者原在此域中也其敢不來以冀倖免而不來以累及其父母妻子乎史官無識未求

欽定四庫全書

附錄文

其詳而載之反以為盛德之感有識者觀之實不值一嘆之兒戲耳而歐氏猶以為可偶一為之予以為即偶一為之亦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文忠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

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集宋史藝

文志載修所著文集五十卷別集二十卷六

一集七卷奏議十八卷內外制集十一卷從

諫集八卷諸集之中惟居士集為修晚年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提要

自編其餘皆出後人裒輯各自流傳如衢州刻奏議韶州刻從諫集浙西刻四六集之類又有廬陵本京師舊本綿州本宣和吉本蘇

州本閩本諸名分合不一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修集遍行海內而無善本蓋以是也此本

為周必大所編定自居士集至書簡集凡分十種前有必大所作序陳振孫以為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編校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

所得歐陽氏傳家本歐陽集所編次者屬益

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然必大

原序又稱郡人孫謙益承直郎丁朝佐編搜

舊本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相編校起紹

熙辛亥迄慶元庚辰據此則是書非三異獨

校亦非必大自輯與振孫所言俱不合檢書

中舊存編校人姓名有題紹熙三年十月丁

朝佐編次孫謙益校正者有題紹熙五年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提要

二

月孫謙益王伯芻校正者又有題郡人羅泌

校正者亦無曾三異之名惟卷末考異中多

有云公家定本作某者似即周綸所得之歐

陽氏本疑此書編次義例本出必大特意存

讓善故序中不自居其名而振孫所云綸得

歐陽氏本付三異校正者乃在朝佐等校定

之後添入刊行故序亦未之及歟其書以諸

本參校同異見於所紀者曰文纂曰薛齊誼

編年慶歷文粹曰熙寧時文曰文海曰文數

曰京本英辭類纂曰緘故新範曰仕塗必用

曰京師名賢簡故皆廣為蒐討一字一句必

加考覈又有兩本重見而刪其複出者如漢

王典禮奏之類有他本所無而旁採附入者

如詩解統序之類有別本所載而據理不取

者如錢鏐等傳之類其鑒別亦最為詳允觀

樓鑰攻媿集有漢議跋稱廬陵所刊文忠集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提要

三

列于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又第四卷

劄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檢勘所云

即指此本以鑰之博洽而必引以為據則其

編定精密亦槩可見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臣孫士毅

校官臣陸費墀

本參校同異見於所紀者曰文纂曰薛齊誼

文忠集原序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竝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二字一作是為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原序

至陋也而士以是因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宜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

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原序

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

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贊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叙綿本作三年十二月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原序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原序

四

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錄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慶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叢脞略無統紀私竊病之久欲訂正而患寡陋未能也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羣書尤長考證於是徧搜舊本傍采先賢文集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為附錄五卷可繕寫模印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為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又迥然不同則收實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據依或不必存而存之各為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惑第首尾浩博隨得隨刻歲月差互標注抵牾所不能免其視舊本則有間矣既以補鄉邦之闕亦使學者據舊鑒新思公所

以增損移易則雖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

承指授或因是稍悟為文之法此區區本意也六月己巳前進士周必大謹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本傳

四朝國史本傳 淳熙開進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鍤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韓愈遺藁闕於世學者不復道修游隨得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晝停食夜忘寐苦志探赜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竝舉進士試南宮第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本傳

擢甲科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材不擗以吏事修以故得盡力於學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時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詒書責之謂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城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

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修首先選中每進見勸帝延問執政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又上朋黨論其略以為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見利而爭先則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本傳

二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修天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勵不顧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

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虜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辟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起職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私納婦女修獄昭亮懼立出之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崩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修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餌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虜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辟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起職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私納婦女修獄昭亮懼立出之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崩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修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

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頴州復學士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為修奏乞汰內侍為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賀於朝修乞蔡州去帝復納劉敞趙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濶之文號太學體修

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異事向之器薄者伺修出聚譖於馬首街邇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雙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

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隸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訖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嘉祐元年水災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大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未親政皇太后御簾大臣奏事間有未可修必力抗是非臺諫官至政事堂所論或矯異他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訂義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

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

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王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六人爭論不已指修為主議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推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恩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勸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諳修訪於故宮臣孫思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文庫

六

恭思恭為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罷為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本以風節自持既數困汙璣幾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錢為王安石所訐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穿在前觸發之

不顧放逐流離至子再三志氣自若不悔也為文天材

自然豐約中度其學推韓愈孟軻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驚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拔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與史漢相上下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贊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名言中子棐棐字叔弼廣覽彊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修著鳴蟬賦侍於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時必能為此因書以遺之用庶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念父老不肯仕強之乃調陳州判官終不行修所為文須人代者

多出其手修費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修自作也

免喪始為審官主簿官制局檢詳官太常博士主客考

功員外郎議者患選人員多請令二十五歲而試於銓

又守選三年而後仕進士特奏名者予之官而不使調

選裴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議本意也且所為議冗官者

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

名者非他儒人老於場屋者也閑具無成而老故予之

微官使需祿而後歸今乃授之虛名是終窮之也遂得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不變元祐初以集賢校理為著作郎判登聞鼓院復徙

職方禮部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恃聲

勢來居裏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郡縣莫敢

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而請之吏具

成牘至裴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郤之衆共

白曰秦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

郤邪裴竟持不與秦怒譖於布徒之潞州旋又罷去奪

校理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

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為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

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裴

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德意

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為

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年六十七

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

如其言瞧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

魏而弊至唐韓愈氏乃復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修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復起關百川之頽波導之東注斯文正傳追步前古匹

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此兩人足以當之愈

不極於用修用矣而不極其至然國朝文風彬彬至今

修之功學士大夫相與尸而祝之可也

文忠集年譜

真宗景德四年丁未

是歲皇考崇國公觀為綿州軍事推官六月二十

一日寅時公生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是歲崇公終於泰州軍事判官公叔父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年譜

任隨州推官因卜居焉公母夫人鄭氏年方二

十九攜公往依之遂家于隨貧無資以荻畫地

教公書字稍長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為詩叔父後

歷閬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仕至二千石終都官

員外郎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是歲葬崇公于吉州吉水縣瀧岡

其後至和元年  
折吉水縣之報

恩賜置永豐  
縣蓬萊永豐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

公年十歲在隨家益貧借書抄誦州南大姓李氏子  
好學公多遊其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

以歸讀而愛之為詩賦下筆如成人都官曰奇童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年譜

它日必有重名

天禧元年丁巳

天禧二年戊午

天禧三年己未

天禧四年庚申

天禧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二月仁宗即位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

是歲公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其略云石言子晉神降于莘內蛇闕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人已傳誦坐賦逸官韻默

天聖二年甲子

天聖三年乙丑

天聖四年丙寅

公年二十自隨州薦名禮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年譜

三

天聖五年丁卯

是春試禮部不中

天聖六年戊辰公年二十二

是歲公攜文謁胥學士偃於漢陽胥公大奇之留置門下冬攜公泛江如京師

天聖七年己巳公年二十三

是春公從胥在京師試國子監為第一補廣文館生秋赴國學解試又第一

天聖八年庚午公年二十四

正月試禮部翰林學士晏公殊知貢舉公復為第一

三月御試崇政殿公甲科第十四名五月授將仕郎

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

天聖九年辛未公年二十五

三月公至西京錢文僖公惟演為留守幕府多名士

與尹洙師魯梅堯臣聖俞尤善日為古文歌詩遂以

文章名冠天下初胥公許以女妻公是歲親迎于東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年譜

四

武

明道元年壬申公年二十六

是春及秋兩遊嵩嶽秋盡從通判謝絳奉御香告廟也禮畢同遊五人皆見峭壁大書神清之洞詳見附錄後謝希深與梅公又嘗行縣視旱蝗

明道二年癸酉公年二十七

正月以吏事如京師因省叔父于漢東三月還洛夫人胥氏卒時生子未踰月九月莊獻劉后莊懿李后

祔葬定陵公至鞏縣陪祭十二月進階承奉郎

景祐元年甲戌公年二十八

三月西京秩滿歸襄城五月如京師會前留守王文

康公曙入樞府薦召試學士院閏六月乙酉授宣德

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

館閣校勘三館秘閣所藏書多脫誤七月甲辰詔委

官編定倣開元四部著為總目公預焉是歲再娶諫

議大夫楊公大雅女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五

景祐二年乙亥公年二十九

是歲七月公同產妹之夫張龜正死於襄城謁告視

之九月夫人楊氏卒

景祐三年丙子公年三十

是歲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言事件宰相

落職知饒州公切責司諫高若訥若訥以其書聞五

月戊戌降為陝州夷陵縣令公自京師沿汴絕淮沂

江奉母夫人赴貶所十月至夷陵

景祐四年丁丑公年三十一

三月謁告至許昌娶薛簡肅公奎女是夏叔父都官

卒九月還夷陵十二月壬辰移光化軍乾德縣令

寶元元年戊寅改元

三月赴乾德是歲胥夫人所生子天

寶元二年己卯公年三十三

二月知制誥謝希深絳州守鄧州梅聖俞將宰襄城

與希深偕行五月公謁告社會留旬日而還六月甲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六

申復舊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公自乾德奉

母夫人特次於南陽冬暫如襄城

康定元年庚辰改元公年三十四

是春赴滑州時范文正公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撫

使辟公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辛亥召還復充館閣校

勘仍修崇文總目十月轉太子中允癸巳同修禮書

是歲子發生

慶曆元年辛巳公年三十五